

已解放国家的 社会主义方向

时 事 出 版 社

已解放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

——理论与实践的某些问题

〔苏〕K·H·勃鲁坚茨等著

李 方 仲 译

时 事 出 版 社

1985年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ОРИЕНТАЦИЯ
ОСВОБОДИВШИХСЯ СТРАН**

Некоторые Вопросы Теории и Практик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ысль»; 1982

根据苏联思想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译出。

已解放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

——理论与实践的某些问题

〔苏〕К. Н. 勃鲁坚茨等著

李方仲 译

•

时事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25 字数:199,0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统一书号:3225·023

京内社:55—16

定价:1.50元

(内部发行)

译者的话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本书全面而又简要地介绍了接受这种理论的国家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以及与这些理论相对立的其它理论。本书引用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如埃及、马里、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等国家大量数字和事例，对我们了解和研究这些国家的情况以及苏联对这些国家的战略和策略有重要参考价值。应当指出，本书中有很多题为苏联当局对外政策中的观点，我们应辨别，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即使是接受社会主义模式理论，区分为资本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方向，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不论其当前所处的地位和政治倾向，一般都断定其一定要走向与帝国主义勾结，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以致夸大了与社会主义体系的经济、政治联系对于改变这些国家社会制度的作用。凡此种种，都是我们根本不能接受的，译者在此要同时注意。

本书在编辑和印刷作了删节。

译者的话

原殖民地国家获得政治上的独立之后将向何处发展，这是多年来苏联学术界着重研究的课题之一。苏联学术界针对这一类型国家的情况阐明“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一整套理论。1982年苏联出版的《已解放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一书，论述了苏联所坚持的“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理论的发展过程及其内容，从经济、政治和外交等几个方面比较全面而又简要地分析了接受这种理论的国家的情况和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以及与这种理论相对立的其它理论和主张。本书引用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如埃及、马里、坦桑尼亚、安哥拉、莫桑比克等国家大量数字和事例，对我们了解和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状况以及苏联对这些国家的战略和策略有一定参考价值。同时应该指出，本书中有很多地方为苏联当前对外政策中的霸权主义行径辩解，对第三世界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硬是按着苏联社会模式理论，区分为资本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方向；对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不论其当前所处的地位和政治倾向，主观地断定其一定要走向与帝国主义勾结，反对民族独立政权；过度夸大了与社会主义体系的经济、政治联系对于改变发展中国家社会制度的作用。凡此种种，都是我们根本不能同意的。请读者在参阅时注意。

本书个别章节和段落作了删节。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编 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	(5)
第一章 民族解放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组成 部分——社会主义方向概念的制定	(5)
一、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论落后国家超越资本主义 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可能性	(5)
二、列宁对非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提法。共产国际 的文件	(15)
三、苏联亚洲部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非资本主义 发展的经验对这个理论的丰富	(22)
四、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建立后对非资本主义发展 理论的研究。社会主义方向概念	(26)
第二章 发展中国家走上以社会主义为方向道路的 条件	(33)
一、国内条件	(33)
二、国际条件	(56)
第二编 以社会主义为方向是向社会主义发展的 过渡形式	(65)
第三章 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社会阶级实质	(65)
一、标准	(66)
二、矛盾	(76)
第四章 政治领导	(87)

一、执政的革命民主派，它的社会根源、意识形态及其演变	(87)
二、新型的革命政党	(102)
三、共产党人和革命民主派	(110)
第五章 社会主义方向的某些特点	(119)
（一、社会主义方向的几个阶段	(119)
（二、社会主义方向中的两种倾向	(126)
三、社会主义方向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起点水平	(128)
第三编 经济发展问题。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的实践	(134)
第六章 经济上的改造。克服社会经济落后的途径和方法	(134)
（一、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35)
二、非资本主义的国有成份是社会主义方向的经济基础	(140)
三、土地改革	(153)
四、工业的发展和民族经济工业化的任务	(163)
五、经济计划	(166)
六、文化领域里的改造	(177)
（七、苏联社会经济改造和经济建设的经验对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的意义	(182)
八、制订和实现经济政策中的某些困难	(188)
第四编 社会主义方向——国际生活中的一个因素	(197)
第七章 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的对外政策	(197)
（一、对外政策的原则	(197)
（二、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	(205)
第八章 帝国主义和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	(215)

一、帝国主义对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的破坏活动	(215)
二、社会主义方向的资产阶级批评家和其他批评家	(220)
三、摒弃社会主义方向的资本主义“抉择”	(224)
结束语	(236)
附录：本书作者简介	(248)

为方向的国家不幸绝迹，它们的前途领导人拒绝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体系接受下来。这些国家正在进行着便于和加速它们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改造。这些国家一般奉行反帝国主义的政策，是当代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力队伍。苏共中央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报告中指出：“这种国家沿着进步的道路发展当然并不是一帆风顺地向前推进的，但是基本方向是相通的。”

但是，沿着社会进步的道路前进的程度是不同的。一些国家产生着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改造，另一些国家的这种改造进行得比较缓慢。还有一批年轻的国家，它们的国内发展进程有可能在将来阶段使它们引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最后，也有一些国家在相当时候丧失了社会主义方向（如加纳、埃及）。拉丁美洲大陆的某些国家也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进程，例如在尼加拉瓜。

社会主义方向已经成为世界革命进程的一种客观现实，它在某些国家的失利或者甚至毁灭也不可能破坏这种社会进步形式的巨大吸引力。最近二十年来，在求得解放的三个大洲上，恰恰正普遍地以社会主义方向的形式，最经常地表现出我们这个时代——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的基本特点。

已解放的各国人民的进步发展有了新的形式，这就向社会科学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只有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社会的经验出发，并且通过研究以社会

前 言

近二十年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瓦解了，渴望进行根本的社会改造、独立确定自己发展道路的民主和革命的力量在增强。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不断增多，它们的领导人拒绝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体系接受下来；这些国家正在进行着便于和加速它们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改造。这些国家一般奉行反帝国主义的政策，是当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先进队伍。苏共中央向党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指出，“这种国家沿着进步的道路发展当然并不一样，是在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但是基本方向是相同的。”

已解放国家沿着社会进步的道路前进的程度是不同的。一些国家已经早就实现了深刻的社会改造，另一些国家的这种改造进行得比较慢。还有一批年轻的国家，它们国内的发展进程有可能在最近的将来把它们引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最后，也有一些国家在某个时期丧失了社会主义方向（如加纳、埃及）。拉丁美洲大陆的某些国家也发生了深刻的进步社会进程，例如在尼加拉瓜。

社会主义方向已经成为世界革命进程的一种客观现实，它在某些国家的失利或者甚至殒灭也不可能减弱这种社会进步形式的巨大吸引力。最近二十年来，在求得解放的三个大洲上，恰恰正是通过社会主义方向的形式，最经常地表现出我们这个时代——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的基本特点。

已解放的各国人民的进步发展有了新的形式，这就向社会科学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只有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从社会主义国家建成新社会的经验出发，并且通过研究以社会

主义为方向的国家本身发展的实践，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列宁说，革命理论“并不是谁臆想出来的东西，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①。为了研究在已解放国家里建设新生活的经验，苏联的社会科学学者和外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做了大量工作。本书主要展示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思想是怎样在实践中贯彻的，以及列宁谈到的各国人民的“共同”革命经验是怎样推进、证实和更详尽地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进步理论的。

为了说明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今天发生的现实进程，作者不是仅仅引证有关的著作，而且还依据本身的经验和考察，这是他们在其中许多国家生活的结果。

苏联共产党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革命斗争实践，所以才有可能在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作出极其重要的结论，指出当代“许多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实际上已开始发展成为既反对封建剥削关系，也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斗争”。七十年代的事件出色地证明了这个结论。在莫桑比克、安哥拉、埃塞俄比亚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民族解放革命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在越南南方和老挝，这种革命已经上升为社会主义革命。

当然，过去的任何一个民族解放革命也不是仅仅解决民族解放问题的，而总是也追求一定的社会目标（消灭封建主义，为资产阶级建立本国市场等等）。但是以前（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建立以前一般如此，十月革命以前一直如此），民族解放革命在消灭外国压迫的同时，只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没有一个东方国家的人民能够充分地实现自己的自决权，也就是不仅实现其对外的一面——获得民族独立，而且实现其对内的一面——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各国人民的任何进步的愿望在处于萌芽状态时，反动势力就把它摧残了。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32页。

民族解放运动的社会性质能够进一步深化，首先是因为它在国际舞台上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强有力的支持。如果用列宁的话来表达，就是无产阶级在俄国的胜利，为亚洲和其他大陆“革命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①。早在苏维埃国家生存的最初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图瓦人民共和国就利用了良好的国际条件，走上了新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开始朝着社会主义前进。1977年1月31日苏共中央《关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六十周年》的决议说，“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国际工人运动的所有队伍提供了强大的革命动力，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开展民族解放斗争开创了新的条件和前景。”

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体系的建立，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越来越使帝国主义难以进行干涉，使得年轻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有了更广泛的可能性。古巴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它就紧靠着最大的帝国主义强国——美国，却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越南人民的历史性胜利也是一个证明，它开创了一条统一国家和使它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另外，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的出现也证明了这一点。

社会主义国家和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数量越来越多，当然，这并不象帝国主义宣传所诬蔑的那样，是由于苏联“输出革命”、“干涉其他国家事务”，或者是它在国际舞台上从事“恐怖活动”的结果。这首先是解放国家本身革命进程发展的结果。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对外政策的实质，就在于用现代国际法允许而又不违背和平共处原则的方法和手段支持解放运动，顽强地反对帝国主义的反革命输出。这种政策使得年轻国家的人民有可能从国内力量对比和阶级斗争的结果出发，自己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

现在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前的社会结构向社会主义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82页。

过渡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存在两种社会发展方向：一种是直接或经过过渡阶段走向社会主义；另一种是走向资本主义，然后才经过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改造走向社会主义。企图找到中间的方向，没有一个成功的。有时也有人说什么“中间方向”，实际上那不过是社会主义以前的或者是资本主义的各种不同的发展形式。

恰恰是通过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的例子，在已解放的国家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脱离资本主义这个社会体系的趋势。

第一编

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

第一章 民族解放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 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方向概念的制定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奠基人曾经从理论上作过论证，说明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列强中的一国取得胜利之后的发展，原则上有可能绕过资本主义。我们通过研究制定非资本主义发展概念的历史可以确认，这一论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人类今天有一半以上，到本世纪末将大约有六分之五，生活在发展中国家里，撇开社会主义方向就很难想象世界革命进程的发展。

一、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论落后国家超越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可能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就规定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概念，后来他们又在几乎半个世纪的许多著作里研究了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出色地运用辩证法的典范。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科学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出现、发展和死亡的规律，同时又作出了极其伟大的范例，预见到有可能绕过这个发展阶段，或者至少大大缩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能够揭示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发展的规律，不是在他们发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之前，而是在这之后，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他们发现，“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对它以前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基本的社会经济成份的性质和结构作了科学的、历史的论证。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作为认识社会发展的基础，不仅论证了一种发展阶段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向另一种发展阶段的革命转化，论证了社会经济成份的变换，而且还论证了它们的并存和相互作用。他们也还论证了个别的发展阶段和成份有可能从人类某一个部分的历史中脱落，由于一定的原因，人类的这一部分能够完全或者部分地绕过和超越历史上已经经历过并因而成为多余的发展阶段。

但是，只是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发生了危机，一系列国家脱离了它，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种简捷的历史发展道路才有了实际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出现，是人类社会有规律的发展的结果，是人类社会中那些抛弃了资本主义的先锋队和依然处于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发展阶段或者处于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的后续部队相互作用和相互帮助的结果。

这种发展要求国际上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在经济领域里，需要有资本主义前的环境（封建的和封建主义以前的关系）、资本主义结构和社会主义结构同时存在。在政治领域里，需要有已经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的联盟。

假若当代的人类是生活在两种——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755—756页。

——发展阶段的话，就不会出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了，那就会是人类社会从社会经济和阶级上发生两极分化。处于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的那一部分社会，根据它所特有的规律，会以和平的或武装的形式，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没有必要绕过资本主义，超越资本主义了。那就只有一种必要性，即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消除资本主义。

如果资本主义从它产生时起在一切大洲和所有国家都是平衡发展的话，这种局面从理论上说当然是有可能出现的。但是资本主义的平衡发展无论何时何地都未曾有过。帝国主义加剧了不平衡性，并且使它上升为资本主义发展极其重要的规律。到了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在资本主义发展了五个世纪之后，世界上人类社会的相当一部分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前的关系范围内，或者处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最初几个阶段。在这里占优势的，是封建关系和封建主义前的关系，是商业和高利贷资本；这些国家的经济被卷进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

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作为它极其重要的规律之一，会产生完全超越它或者大大地缩短它的发展阶段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为其开拓了历史前景。我们经历的时代是人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但是对于世界上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来说，这同时又是从“前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1846—1848年期间首次提出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途径的科学推测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原理》里，他们阐述了一个思想，即社会主义在欧洲的胜利“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特别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①

“完全改变”意味着什么呢？是完全绕过资本主义，还是说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69页。

工人阶级的出现和政治上的形成使得经过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有了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加快呢？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的是绕过资本主义。同时，为了解答是否有可能绕过资本主义的问题，他们首先提到的是外部的、政治经济的因素，而且不是没有根据地认为，这种因素是决定性的。落后的人民会跟上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他们研究的主要宗旨。

至于发展的内部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去研究它们，因为历史的实践还没有向他们提出这样的任务。那个时候，地球上三分之二的人口甚至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是已经遭到正在形成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剥削和掠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条他们接近社会主义的新的、大胆的路线。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解放殖民地是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个事实本身说明，殖民地问题一直在他们注视的范围之内。显而易见，在他们看来，必须用革命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象欧洲发达国家要推翻资本主义一样。

这样，在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看来，殖民地的解放是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自然的历史结果。在他们看来，那些年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要比反殖民主义的革命更临近一些。

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这种进程不仅在理论上一直是可能的，而且后来也从历史的实践中得到了证实。沙皇俄国的被压迫人民是由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而获得解放的。殖民主义体系的危机以及后来的崩溃，总的来说，是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相结合的结果，是同苏联以及反希特勒联盟战胜德意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相结合的结果。所有这些深刻的进程有一个基础，那就是民族殖民地战争和革命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同它的产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互相接近，结成联盟的。这个蓬勃的进程的最近一个例子，就是葡萄牙殖民帝国的瓦解。长期的民族革命战争

引起了危机，后来又导致了联合起来的民主力量推翻葡萄牙法西斯主义，这反过来又加速了非殖民化的积极进程。在这件事情上，葡萄牙的革命力量和它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相互都有影响，因为非洲爱国者反对殖民主义的战争是破坏萨查拉—卡塔诺政权基础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

但是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能够象19世纪40年代初所想象的那样临近。1848年革命失败的经验为马克思增添了智慧。关于他，列宁在《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中写道，“1850年，他自己否定了自己在1848年产生的、以为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到临的社会主义幻想。”^①正是在那时，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论断，认为欧洲不得不经受15—20年的国内战争和国际战争。这也就是说，他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确定了这样的期限。

1858年，当第一次全印度反对英国统治的民族起义正在进行的时候，马克思写信告诉恩格斯：“对我们来说，困难的问题是：大陆上革命已经迫于眉睫（到巴黎公社只有13年，到俄国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59年——作者注），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由于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革命在这个小小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②

五十年代末，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证明，在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延迟的情况下，世界资本主义不可能把东方改造成资本主义的样子。这是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的。把亚洲和非洲“改制”成资本主义的样子，不仅需要资本主义花费大量的时间而它在那个时期已经没有这么多时间了，而且也还需要以国内资本主义积累为基础的本国民族资本主义有自身的发展，而这些大陆上的国家又不可能对此有所指望。它们越来越成为欧洲和北美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为客观上日益嚣张的殖民掠夺和帝国主义掠夺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9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348页。